

■青春岁月

学生时代，求学生涯中少不了同桌的角色。其实同桌不都是像歌曲和电影《同桌的你》那样诗意美好，有些同桌让你苦不堪言。与我同桌时间最长的是“混小子”阿元，他陪伴了我小学六年。

他长得白白净净，眉清目秀，不过可别被他的外表迷惑，他可是一肚子“坏水”，从来不爱学习，在班级里调皮捣蛋，谁都不愿意和他坐同桌，班主任只好让我这个班长和他同桌，一方面帮助他好好学习，再就是“看着”他，看他有什么动向，及时告诉老师。

与阿元同桌，我深受其害，算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每天上午上课时倒好说，有老师在场。下午的自习课，他像是脱缰的野马，满教室走动，随便讲话，像活猴子似得影响别人学习。而他尤其以挑逗同学为乐事。记得前桌女同学梳着长辫子，他会偷偷地把人家的辫梢绑在她的椅子上，那同学一站起来，头发被拉扯，疼得大喊大叫。我们的邻桌是个老实的小胖子男生，阿元经常会向人家甩钢笔水，看着人家的白衬衫被他弄上一道道蓝印，他在一旁偷笑。

而我作为同桌，领受他的恶作剧更多。他首先在我们的桌子上划线，当然是他的一边宽一些，我有时稍微“越界”一点，他就会用胳膊肘使劲撞我的胳膊，生疼生疼。其实这个倒不算什么，最恶劣的是有时当我刚要落座，他会抽掉我后面的椅子，让我一下子坐空，气得我直流眼泪。还记得有一次他不睡觉，



那年的同桌

□盛丽秀 文/图

又影响大家，我告诉老师，老师让他到校园的小树林里待着，其实他乐不思蜀，那里有草地、有树荫，很凉快，他玩得更欢，等他回来还给我弄来了“礼物”——一只螳螂。我一打开关着螳螂的铅笔盒吓得魂飞魄散，于是再向老师告状，他便又被揪出去罚站，而我和他的“积怨”也越来越深。

说了阿元那么多“劣迹”，其实他也有一些闪光点，每当学校举办运动会，我们班级总是靠阿元拿分，他跑跳扔铅球样样在行，拔河比赛他也是最有劲的那个。那时候，学校开门办学，我们经常参加学农劳动，通常是一

桌一组分几条田垄拾麦穗，阿元总是干得很欢。我有时一条田垄没到地头，他都捡完了两条，然后回过身接头帮我，那个时候我有些感动。但再怎么感动，我是“讲原则”的人，我做坏事我依旧继续“告状”，每当考试时我也是把答卷捂得很严实，不让他抄袭，相信那个时候，阿元一定恨透了我。

后来上了初中，我们不在一个学校，再后来听说阿元当兵，在部队里很有出息。几十年过去，回忆童年，同学中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阿元，只是不知道他还是否记得当年有些“讨厌”的、同桌的我。

■工友情怀

我与工友的60年情缘

□张安华 文/图



这张不寻常的合影是1961年8月1日，我穿着刚发下来的军装，与兄长王孝臣拍的。至今，他欢送我入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。上世纪60年代，能照张黑白的照片，保存至今，哪怕看上一眼都极为珍贵！时光如梭，转眼间55个年头过去了，许多亲人和朋友都消散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，而我俩结下的工友情谊，却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1958年，在“大跃进”的年代里，我和他都来自农村。8月间，同一天进工厂，在一个车间当学徒工，我学的是钳工，他学的是木型工。学的工种不同，又不是在一个班组，却住在同一个单身职工宿舍里，为我俩日后的绵

延友谊创造了机会。

王孝臣比我大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初中都没毕业便参加了工作。但他学技术的劲头可大了，有一股子钻劲，很刻苦，木型工完全是手工活，是个细活儿。按照图纸上的尺寸，形状，把模型制作出来，一点也不能马虎，才能符合图纸要求。他不怕脏不怕累，整天与木头打交道，干起活来很卖力气。手上常常被磨出水泡，茧子也不叫一声苦。在两年学徒时间里，被评定为“三级木型工”，提前一年出徒。他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。1960年就加入了共产党。在几十名学徒工中，确实是佼佼者。

我在部队服役十多年里，常与他通信。他像亲哥哥一样总在信中鼓励我“好好干”，对我促进很大。在部队我也入了党，提了干，当上了军官……我的进步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

我转业回京后，离他工作单位比较远。即便如此，近30年里，我也经常抽出时间去看望他。世上的事，有时真巧合。2000年7月老伴从部队退休后，我们搬到了距王孝臣所住小区仅三四百米远的地方。两位相识58年、头发花白、70多岁的老人，经常凑到一起，有着说不完的话，道不完的情。

这段工友情缘已近60年，源远流长，早就演化成了亲人一般的兄弟情。

■图片故事

半碗瓜干

□李民增 文/图



一所学校门口，许多家长提着饭，问之，则曰：“孩子快考大学了，要加强营养。”

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自己上中学时的一件事。那时生活困难，别说吃好饭，剩饭也吃不饱。1958年进校，第一学期还行，有冬瓜炖肉，八个人一小盆，蹲在地上围着吃，干粮也能吃饱。从第二年开始就不行了。定食定量，一顿两个比鸡蛋大点的小窝头，实在吃不饱，就多喝水。再后来，小窝头也没有了，吃瓜干。地瓜干放到笼上蒸熟了，炊事员用筐箩抬到教室前，学生下课分着吃，一人半碗，喝水，没菜。

我升入初三那年，二弟考进一中，他的教室在我的教室前排。一天中午吃饭时，他班的一个同学跑去告诉我：“你弟弟哭哩。”我到他班里一看，原来是组里分给他小半碗地瓜干，本来就少，又都是瓜梗，苦，没法吃。班里数他年龄小（那年才十

二岁），最矮，最瘦，又老实，不知是值日生没注意，还是有意欺负他，或者和他闹着玩。他不敢说，就躲在一边小声哭。1960年，他初中毕业，才15岁，由于德才兼备，部队来招少年兵，他被选中，入军籍，转了户口，进沈阳军事学院，17岁成为解放军排长。成材不可谓不早。

二弟的经历说明，不是生活好才能成材。还有一件事，也足以说明这个道理：我上高小时，有个同学走读，从家里带了菜窝窝或者菜团子放到伙房里的笼上，让炊事员焐焐，吃自带的老咸菜，喝开水。生活很艰苦。后来他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，毕业后进了外交部，再后来当了中国驻外使馆官员。

孟子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”说明生活苦点不仅对成长没坏处，而且很有必要。道理人人懂。现在很多人却反其道而行，岂不怪呼？



■家庭相册

小爸爸 老爸爸

□刘亚华 文/图

母亲在她21岁那年生下我，比母亲还小两岁的父亲，顺理成章升级成小爸爸。那时，他在村里谋得一份工作，做会计。他对工作倒是上心，早出晚归，对我的到来却感到惊慌失措。他从来不让我碰他的账本，每每我哭闹时，他也只是以巴掌待我，很少把我抱在怀里哄劝。记忆里，我很少和父亲亲近。

我一直把他待我不好的原因归结为：重男轻女，而母亲总是为他开解，说父亲那时年龄小，还没有多少责任感。后来，果真如母亲所说，到七岁我上学以后，报名、交费，以及和老师的沟通，母亲从未插过手，倒是父亲鞍前马后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还乐享其中。

可是，我却不怎么爱搭理他。小时候他对我种种的怠慢，

还有我挨他的无数次的巴掌，时不时回荡在我的脑海。尽管他极力想讨好我，我却刻意和他保持着距离，以至后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。

父亲37岁那年，我的小妹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父亲一下子又升级为“老爸爸”，中年得女的“老爸爸”，乐不可支，似乎要把所有的宠爱全奉献给这个小丫头。我在一旁羡慕嫉妒恨，时不时拿自己出生的冷遇与小妹的优待相比，心里就会感到委屈和难过。有一次，小妹无缘无故哭泣，我过去吼她，父亲这时站出来，大声指责我，我们便争吵起来，我把过去他对我的种种“劣迹”全抖出来，说得他脸一阵发青。他从没意识到，他伤我这么深。事后，他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当年，我确实没做好你来的准

备，你要不重来一次？我再也不会像先前一样待你了。”

冲这句话，我破涕为笑、哭笑不得，自此以后，父亲像变了一个人，时时处处对我小心翼翼，想弥补他对我的亏欠。那天，因为某事和父亲起了争执，我气极之下摔他心爱的账本，他扬起的巴掌停在半空，最终也没有落下来。

可小妹却不领父亲对她的好，待她稍懂事后，她就不让父亲去她学校，说同学们笑她：“你爷爷来了。”这句话像跟“狼来了”一样让小妹害怕，所以，小小年纪的她给父亲下了规定：不许来我学校，如果路上遇见我，同学多的话，你就假装不认识。小妹希望有一个“小爸爸”，她不知道我当年所受“小爸爸”的冷遇有多深，如果换作我，我宁愿享受“老爸爸”的宠爱。

父亲60岁那年，我因病住院，父亲日夜守着我，那天半夜醒来，我发现父亲蹲在一角，肩膀一耸一耸，见了我，他用手掌往脸上一划，但我还是看见了他的眼泪。我这才发现，父亲真的老了，他已从少不更事的“小爸爸”变成老成持重的“老爸爸”，他早已不再是我内心深处的“小爸爸”，发现这一点，我惭愧又感动。

我也终于明白，每一个男人都会从“小爸爸”变成“老爸爸”，我也终于懂得，父亲的爱，就像一杯陈年老酒，总会越来越浓，越来越醇，直到刻骨铭心。